

12
2890
16



門 口 12
號 2890
卷 16

春秋繁露卷十二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宋本諸本皆闕數句

天之道終而復始

淮南子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者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

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則陽乘陰是以萬物

徙一長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

二月指丑一歲為匝終而復始也陰陽之所合別也冬至之後陰俛而西入師古曰俛即俯字也

陽仰而東出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當相

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

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

春秋繁露卷十二



損益以多少相漑濟也多勝少者倍入官本按倍他入

者損一官本按一他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官本按益

字他動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勢以就同類官本按

以上之相報故其氣相俠而以變化相輸也春秋之中

官本按他本關輸也以下六字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生中秋以

殺由此見之官本按他本關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

廢其氣隨官本按他故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

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

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火火木相稱官本按木各就

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於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

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於東方俛

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

而不得居實至於東而止空處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

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此篇舊本缺二

本補全十四字今依官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

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謂之

空空者之實也故清潔之於歲也官本按潔他本誤作

也若酸鹹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

天少陰用於功大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為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

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為喪喪亦為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并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

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

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

方合而為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官本

本脫下適左二字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

氣右下故下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而左陽也

官本按陰他本誤作氣上所右而上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

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尚書攷靈曜仲夏此日出於寅入於戌

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仲春之月仲春者日月會于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

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詩疏按乾象麻及諸麻法與今

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夜五十五

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

至至于春分所加亦如之麻言晝夜考以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

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

書緯謂刻為商鄭作土昏禮目錄云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

刻半晝盡五刻以裨夜故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于麻法皆多校五刻也

拾遺記鴻大也故為煖熱官本按煖他本誤作燒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

方合而為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左

由下官本按左他本誤作下適右由上官本按右他本誤作左上暑而下寒

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

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于申陰北還而入於

辰尚書考靈曜仲冬日出於辰入于申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

也至於中秋之月月令注仲秋者日月會于陽在正西

陰在正東謂之秋分河圖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

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月令疏鄭注考靈曜云地

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而下至

夏至之時地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

之後地漸漸向上至遊萬五千里地正當天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

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正當天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

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

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

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

之下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去

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

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

餘去北極亦九十二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

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

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寒月

注季秋者日月會于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孟小雪而

冬者日月會于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物咸成

盧注舊本寒上有大字大寒而物畢藏御覽三

十月立冬為節者冬終也立冬之時萬物終成因為節

名小雪為中者氣敘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為中十

二月小寒為節者亦形於大寒故謂之小言時寒氣猶

未是極也大寒為中者上形於小故謂之大十一月一

陽交初起至此始徹陰氣出地方寒天地之功終矣

氣併在上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也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

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左或

右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并行而不同路
交會而各代理此其交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
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
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師古曰縣古懸字陽之休也功已
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
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
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
也陰出而積於冬錯行於空處也必以此察之天無常
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為之故開一塞一起一
廢一至畢時而止盧注至字上舊本有而字衍終有又通復始於一

者一也是故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不得主名天之
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
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
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新論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合一時俱成
雖執規矩之心迴剗剛之手而不能者用心不兩用則手不并運也人為小易之物而終
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心
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晏子春秋景公問曰忠臣之事患人之中不一者
君也何若晏子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六書精蘊一中為忠二為患也
盧注舊本脫心字中今增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
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

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毛詩作爾心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凜官本按他本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凜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是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是間者官本按他本陰與陽官本按他本陰與陽誤作與陰陽各居幾何薰與凜其日孰多官本按他本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生於秋氣溫柔和調乃季秋九月陰

乃始多於陽天乃於是時出凜下霜出凜下霜而天降物天王本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按其迹數其實清凜之日少少耳功

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官本本無於字徐整長麻麻北斗當崑崙氣空者置地而已連注天下春夏為雨露秋冬為霜雪師古曰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

與但同不逮物也逮及也前太陰之所常出也雖曰陰亦以太陽資化其位而不

知所受之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帝通紀云雨者風令者言令直也後漢張魯傳臣聞風

為號令動物通氣注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地之號令所以謹告人君者也詩云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大雅皇矣之詩箋其為人不知識言弗能知識

而效天之所為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

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尚書曰二十

有八載釋名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尚書璇璣鈴尚書上也書者如也上天垂交象

布節度書也如天行書務以天言之因而謂之書加尚

以尊之是謂尚書篇題號六藝論云左史所記為春秋

右史所記為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放

勳乃殂落釋文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百姓如喪考

妣爾雅父為考母為妣注禮記四海之內王制疏周禮

禮義此言四海之內也閼密八音盧注閼與過同釋文八音

也竹箎箎也匏笙也土三年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大

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

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

有旱之名帝王世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川洛以竭

急耶譏夫昌耶宮室榮耶女謁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

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

明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

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
 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
 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
 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
 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
 夫婦之義皆與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
 為陰夫為陽妻為陰春秋漢含孽水火交感陰陽以設
 夫婦象也妻象太陰臣法金位注
 金陰中之剛故喻臣位
 水能純柔純柔妻象也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
 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
 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

上者抑而下也有屏而左也

盧注屏下舊衍進字
轉訛而為送今刪去

有引

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疎而遠也有欲日益也有欲日
 損也益而用而損其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
 益少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
 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
 事陰之出也常縣於後而守空處師古曰縣
古懸字此見天之
 親陽而疎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
 取之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
 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
 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

出陽為煖以生之地出陰為清以成之不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大數畢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暵漢武帝紀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暵死音謁傷暑也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易履霜堅冰至馴致其道鄭注履讀為禮馴從也然則上堅不踰等果是天之所為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為亦當勿作而極也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而不安故曰

君子以人治人謹而愿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地蕩諸四海變習易俗

闕文第五十四

春秋繁露卷十二終 番禹王國瑞陳慶修鄭權校字

春秋繁露卷十三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此篇他本缺今据官本補入

天之道春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

盧注秋清本作秋涼今据下文

改冬寒以藏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

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煖而當春以賞

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

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

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

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

寸鐫刻篆書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

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

夏罰為秋刑為冬陸宣公奏議臣聞聖人作則皆以天

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

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慶賞罰刑之不可不

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

不發若煖清寒暑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

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

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

易處也故慶賞罰刑有不行於其正處者春秋譏也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此篇首他本闕三百九十六字今据官本補入春秋元命

包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天氣上地氣下人氣在其間春

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於氣莫

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

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疾疾莫能為仁義唯人

獨能為仁義物疾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人

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子華子保蟲三百六十盈

之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

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

而為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為貴形體骨肉偶地之厚

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淮南子是故耳目者日月也體有空

竅理脈川谷之象也

樂動聲儀竅為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

心有哀樂

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句何高物之甚而類於

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

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猶題

直立端尚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

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是故人

之身首安員

原注安音分

象天容也

春秋元命包頭者人所居上員象天氣之府也

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

髮象星辰也耳目尻象日月也

孝經援神

契髮法星辰日法日月

鼻口呼吸象風氣也

樂動聲儀鼻為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

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說文呼出息也吸入息也大傳

故曰呼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鄭注呼吸氣出而溫呼吸氣入則寒胸中達知象神

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

地也天地之象以要為帶頸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

之狀也頸以下者豐薄卑辱土壤之比也

春秋元命包腰而上者為

天尊高陽之狀腰而下者為地豐厚陰之象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

足步而方地形之象

也孝經援神契足方象地

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頸以別心也帶

而上者盡為陽帶而下者盡為陰

物理論言天者擬之

也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

官本按他本以上皆闕故陰陽之

動使人足病喉痺起

春秋考異郵曰痺在喉壽命凶

則地氣上為雲雨

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

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

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

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白虎通人有五藏六府何

心肝膽腎謂之五藏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孝經援神契

乍瞑副晝夜也白虎通人目何法法日乍剛乍柔副冬

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

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膚著身官本按膚他本作慮與人俱生比而

偶之彛合釋文奄古掩字於其可數也副數句不可數者副類

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法苑珠林引繁露作天亦喜怒之

天人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以著

其不可數者盧注舊本脫著其不可數者六字今訂補此言道之亦宜以類

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春秋元命包曰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就燥荀子均薪

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百物去其王本所與異而從

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

瑟而錯之風俗通按世本神農作琴今琴長四尺五寸

八尺一寸四十五弦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鼓其宮則他宮

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

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呂氏春秋類固相招氣

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

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

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盧注牛鳴則牛應之各本皆脫今按文義有此乃完韓詩

外傳一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帝王之將興也其

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禮記中庸國家將

將亡必有妖孽疏妖於驕反說文作媮云衣服歌謠草

謂之怪謂之妖孽魚列反說文作蟹云禽獸蟲蝗之怪

物固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呂氏春秋以龍致

以扇逐暑方言扇自關而東謂之軍之所處以棘楚

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

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臥

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索也水

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淮南子故東風至而酒

入酒故酒醉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病者至夜而

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春秋說題辭雞為積陽

以類感也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

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

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

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

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官本按

神他本

初誤作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

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書正義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

虎水流溼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無非已先起之而

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商鞅列傳反聽

之謂聰明言為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

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

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

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

使之然者官本按他本使下有入字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尚

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

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

以勸之也尚書大傳文止此釋文茂勉也恐恃之尚書中侯曰有火自

鳥五至以穀俱來玉符瑞圖赤鳥武王時啣穀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服殷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漢書藝文志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

鬼神而為助者師古曰五勝五行相勝也沈約宋書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

向以相生為義然相勝之說于事為長若曰張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曰賈誼取秦則漢

土魏木晉金宋火也

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奸朋黨比周以蔽主明管子人君唯毋聽羣

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

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退匿賢士

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雞荆

歲時記鬪雞鏤雞子鬪雞子按左傳有季郈鬪雞其來

遠矣其鬪則莫知所出董仲舒書云心如宿卵為體

內藏以據其剛走狗弄馬儀禮疏大者為犬小者為狗

鬚鬣鬪理也守長幼無禮大小相虜并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

齊相是也齊相謂管仲行霸任兵侵蔡蔡潰僖四年傳潰者

日潰邑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

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而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

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白虎通司馬主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

司馬為讒師古曰讒相譖也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劉兆公羊注

旁言曰譖莊

元年注如其事

日訴加誣日譖內離骨肉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

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

怠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說文人欲去以孔子為魯

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師古曰

定十二年經季孫思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曷為帥師

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平季孫三月不違日家不藏甲

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師墮夫火者大朝有

邪讒熒惑其君也索隱孔子世家熒惑謂經營而惑亂執

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官本按各本脫日水

地之性眾勝寡

故水勝火也

土者土王本誤作土上有故字係上篇故曰水勝火之

故字因脫日水勝火四字故字遂誤連土字與上

火者

土者

火者

土者

火者

土者

火者

土者

火者

土者

火者

土者

火者

土者

火者

土者

火者

土者

火者

土者

火者

土者

火者

據官本改篇接寫今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官本按他本脫司營為

神主所為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師古曰調

說文通論諂者陷也陷君于惡也管子人君唯毋聽諂

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

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

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

用聽從為比阿黨也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

陷主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鄭注月令闔謂之臺有

釋宮云闔謂之臺李巡云積土為之所以觀望郭景純

云積土四方又云無室曰榭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

曰榭郭景純云雕文刻鏤五色成光淮南子夫雕琢刻

雅玉謂之雕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吳越春秋分以丹青

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

賦歛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食貨志董仲舒曰秦法

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

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漢興循而未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

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

成百姓罷弊師古曰罷而叛反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

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官本按失他民叛矣其民叛其

君窮矣故曰木勝土白虎通專勝

金者司徒也白虎通司徒主人不司徒為賊內得於君

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

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高誘曰在軍兵弱地

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

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為死當敵而

弱以危楚國

僖二十八年注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之也

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

曰火勝金

白虎通精勝堅故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

巧好令聽善也

謁受賂

按一切經音義賂遺也謂以物相請謁也玉篇金玉曰貨布帛曰賂

阿黨不平慢

合急誅誅殺無罪

月令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注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為也

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

史記太公呂尚

者東海上人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子索隱曰牙是字尚是其名

問焉以治國之

要官本校焉一作為

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柰

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柰

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

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

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韓子作太公誅狂裔華仕昆弟二人荀子作太公誅華仕營蕩

未聞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

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白虎通實勝虛故土勝水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白虎通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博物

志自古帝王五運之次有二說鄒衍以五行相生為義劉向則以相生為義漢魏共尊劉說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

釋四時四方各一時之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行者行也期而止也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

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問相

勝也春秋運斗樞四時王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
木王火相王所生者相相所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
勝者囚火勝金春三月金囚法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

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說苑二曰心虛白意進善通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執規而生

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規規而

盡規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

麻志以冬智為權夏禮為衡春秋義為矩春仁為規中央

生者為繩淮南子執規而制春張宴曰春為仁仁者生

故為規至溫潤下官本按下他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

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史記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

始食于召公親入南畝之中國語注賈侍中云一耦之發

謂下曰畝高曰畝畝龍也大田解曰田事喜陽而惡陰

東南向陽則茂盛西北傍陰則不實故信南山詩云南

東其畝也按詩屢言南畝鄭觀民墾草發田曰墾

耕種五穀周書曰神農之是也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

庫充實天文集曰廩星主倉蔡邕月令章句穀藏曰倉

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

國四時上且見錢穀簿其通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

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司馬實穀食谷誤司馬本朝也

損多益寡取相給足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大戴禮賢能

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上知天文其形兆未

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

水火陰陽卷十三

見其萌芽未生昭然動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

源豫禁未然之前師古曰萌芽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說苑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

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豫禁乎不然之前使執

矩而長淮南子執衡而制夏此矩字誤張宴至忠厚仁

輔翼其君周公是也史記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譙周曰周文公見國語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

天下史記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天下

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管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

往古以厲主意官本按主他本誤作生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

其惡絕原塞隙音乞裂也說苑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于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執繩而制四方淮南子執

方張宴曰土為信信至忠厚信以事其君官本按他本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至忠厚信以事其君以字在信字上脫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

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周禮司徒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孔安國曰主徒臣死

君而眾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

矩執權而伐淮南子執矩而治秋此權字誤張兵不苟

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昂是也

原注疑是胥字官本按耳本當作胥即胥字按李善注曰古字胥作胥伐有罪討不義是

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訟獄則親安執

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

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

而罄折拱則抱鼓攷工一柯有半謂之罄折注人帶以

頤正視正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

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

肅立因以垂佩執衡而藏淮南子執權而治冬此衡字

曰卑立立容也至清廉平路遺不受請謁不聽管子人君惟毋

為重故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

貨財行於國法制設於官羣臣務倭而求用然則無爵

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

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荀子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

潰氏踰境而徒魯之粥牛馬與眾共之不敢自專是死

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何注攻守之器

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日械大傳注器

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釋文三倉云器械既成以給司

農者農者田官也廣韻農田農也說文農耕也亦官名

大司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漢書曰治粟內史秦官也景帝更名

五行順逆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

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挺羣禁盧注挺舊本

令云挺重囚淮南子亦作挺後漢臧宮出輕繫高誘曰

傳宜小挺緩皆訓寬今改正下同此

及于刑者去稽留除桎梏鄭志蒙初六注云在足曰桎

解出之謂之開閉闔爾雅闔謂之扉通障塞高誘曰障壅也塞絕也恩及草木則

樹木華美而朱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為盧注為成也

有介蟲不為魚不為鱗漢書鱣鯨不見顏氏家訓云鱣

律厯志注引易緯亦有此語鱣鯨不見魚純灰色無文

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

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羣龍

以成雷噴沫為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羣龍

下卑雅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龍亦卵生思

與高龍之德不為妄者能與巨龍精者曰龍細能如人君

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宮室上應好姪樂

飲酒沈湎韓詩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

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官本按稅他以奪民財財

當有則民二字病疥搔温體足胗痛原注胗去聲史記龜策傳

胗即脚咎及於木則茂木枯槁老子人生也柔弱其死也

其死也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五行志若酒田獵驅騁不反

興絲役以奪民時作為奸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

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木不曲

直毒水滄羣漉陂如通漁風俗通謹按陂者繁也言咎

及鱗蟲官本按他本則魚不為羣龍深藏鯨出見火者

夏成長本朝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周禮鄉大夫

今舉茂才疏茂才即秀才也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

諱改稱茂才史記正義曰能者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為

賢才者皆謂之能也 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賃

財振困乏 管子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地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

正封疆 史記正義曰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土封記也古今注封疆畫界者封土為臺以表識疆境也

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為黃鵠出見 國策黃鵠注鴻也埤雅鴻鵠二舉

鳳凰翔 埤雅鳳神鳥也俗呼鳥王羽蟲三百六千重 而鳳為之長師古曰鳳一名鷩其鷩

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誅

殺不辜逐功臣以妾為妻棄法令 五志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

為妻則火不炎上大傳逐 功臣注功臣制法律者也

婦妾為政賜予不當則民病

與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裁摘巢探殼

梟鳴羣鳴 埤雅梟食母說文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其字從鳥頭在木上埤雅鳴其民有禍

鳳凰高翔 宣元年注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

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 聖證論孔晁云能吐生百穀謂之土物理論云梁者

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三穀

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為百穀

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於土 官本

本無則五穀成 章昭曰黍稷而嘉禾興 尚書中候嘉禾

於字則五穀成 菽麥稻也

恩及保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降

兄欺罔百姓 謂古曰罔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

如人君好姪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

謂古曰罔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

謂古曰罔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

謂古曰罔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

謂古曰罔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

謂古曰罔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

謂古曰罔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

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五行

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暴虐妄誅咎及保蟲保蟲

不為百姓叛去聖賢放亡大戴禮保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杖把旄鉞釋名曰熊虎

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與眾期其下也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尚書武王右秉白旄釋名鉞豁也所

司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字林曰鉞王斧也

以誅賊殘官本按他本杖禁暴

虐安集故動眾興師必應義理出則祠兵官本按祠他

入則振旅莊八年經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

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五百

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難在後復長幼且衛

後也按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兵祠者

因於彼狩因王誤作咸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白虎通國

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修城郭繕牆垣郭釋名城成

也成受國都也郭郭也廓落在城外也審羣禁

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援衛也

節兵甲師古節與勅同字從食從力警百官誅不法恩

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為麒麟至

大戴禮毛蟲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

姓之命五行志傳曰好戰攻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

師出不正勝也則民病咳嗽釋名咳嗽也

戰不正勝也則民病咳嗽釋名咳嗽也

用力急促也易說曰立春氣未當至

而力則少陽脈勝人病咳之疾也筋攣後漢成武孝

侯順傳注東

觀記曰病 **鼻仇塞** 月令民多熱噎疏鼻音 **咎及於金則**

筋攀卒 **鑄化疑滯凍堅不成** 師古曰凡金鐵之屬椎打而成器

者謂之鍛銷治而成者謂之鑄五

行志若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

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澗堅不成者眾及為變怪是

為金不 **四面張罔** 獸曰罔取魚曰罔 **焚林而獵咎及**

毛蟲則走獸不為白虎妄搏麟遠出 藝文類聚作恩及

網焚林則麒麟去伏虔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

穆之序 按鄭氏義禘祫皆宗廟之大祭然諸侯得祫而

于太廟立昭穆二尸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而

立尸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文武以

下則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

廟其尸后稷廟穆尸一昭穆尸共一文王廟文王尸一

穆尸共一武王廟武王尸一昭尸共一未毀之廟各于

其廟祭不升合食禘者合也禘者審諦昭穆也審諦昭

穆故昭穆各于其廟 **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闔大搜**

索 淮南子注禁舊客出新客傳曰禁舊客為露情也有

新客搜出之為觀釁也門城門也闔里門也嚴閉之

也 **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 月令章句關在境 **禁外徒**

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 月令章句介者甲 **則鼃**

鼃大為 卑雅鼃大鼃也淮南子曰鼃長一丈一名土龍鱗甲黑色

能橫飛不能上騰晉安海 **靈龜出** 雒書靈龜聽靈龜者

物記云鼃宵鳴如桴鼓 **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

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 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則

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則

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則

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則

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則

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則

民病流腫

春秋潛潭巴曰桂矢黑軍士不勇疾流腫釋名曰腫寒氣所鍾聚也

水脹痿痺

廣韻痿溼病一曰兩足不能相及

師古曰痿風痺病也痺風溼之病

孔竅不通咎及於水

霧氣冥冥

五經通義陰亂則為霧從地汁也五行志若出百川逆溢壤鄉邑溺人民及

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

必有大水水為民害咎

及介蟲則龜深藏鼃鼃响

官本按响他本誤作响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

溼相濡以沫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尙書注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疏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

流蘇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清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溼濁而黃

官本按溼他本誤作温

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

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

淮南子云壬午冬至

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

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

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

火煙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

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 木用事則行柔惠挺羣禁至于立春出輕

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闔通障塞

淮南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

扇通障塞 存幼孤矜寡獨

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

毋伐木 者謂之寡釋名無夫曰寡寡僕也僕然獨也無父曰

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

所依 無伐木 伏之類出由石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

故毋伐木也 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

春火禁卷十三

七

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

淮南子丙子受

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財貨注火

土用事則養

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悌施恩澤無興土功

淮南子戊子受

制則養老鰥寡行桴鬻施恩澤注

金用事則修城郭繕

墻垣審羣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

淮南子庚子受制則繕墻垣修城郭審羣禁飭兵水用

事則閉門閤閤謂二十五家為閤大搜索斷刑罰執當

罪飭關梁禁外徙官本按徙他本無決池隄淮南子壬

閉門閤大搜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

春秋繁露卷十三終 番禺王國瑞陳慶修鄭權校字

春秋繁露卷十四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官本按他本下有蛇字師古曰蚤古

故霜早行注水雷早行淮南子雷作霜土干木胎天卵胎天卵胎天鳥蟲

多傷王本傷不成子曰傷傷淮南子水干木春下霜淮南子金干火草木夷淮南子

傷多金干木有兵淮南子水干木春下霜淮南子金干火草木夷淮南子

春有土干火則多雷淮南子金干火草木夷淮南子

子干夷注夷傷也水干火夏雹淮南子木干金則地

動淮南子金干土則五穀傷有殃淮南子

水干土夏寒雨霜淮南子壬子干木干土倮蟲不為注原

人者倮蟲之長淮南子作甲子干火干土則大旱淮南

戊子介蟲不為注不成為介蟲也旱菘封燠水干金則魚不為淮南子壬子干庚子大

子干戊子大木干金則草木再生淮南子甲子干庚火干金則草木

秋榮淮南子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注今土干金五穀

不成淮南子戊子干庚木干水冬蟄不藏淮南子甲子

不藏注地土干水則蟄蟲冬出淮南子戊子干壬火干

水則星墜淮南子丙子干壬金干水則冬大寒淮南子

干壬子冬雷其鄉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大傳注君失五事則五行相

變異則知此為貌邪言輒改過以共禦之至司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

出三年天當雨石官本按當他本作雷尚書中木有變

春凋秋榮一本作秋木冰原注一無秋字唐書疑霜封

憲有疾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嫁春多雨此繇役眾古

者也吾其死矣諺曰樹嫁達官怕賦歛重百姓貧窮叛去月令疏蔡氏云

曰繇讀曰遙說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歛出倉

無謂之貧窮穀賑困窮矣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

非火有變冬温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出

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易通卦驗

丈一尺二分未當至而至多病
標疾疫疫說文云民皆病也

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

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

淫佚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弟恤

黎元孝文本紀注姚察云古者謂人元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金有變畢昂為同

三覆有武多兵春秋佐助期昂畢為天街史記天官書昂曰髦頭畢曰罕車主弋獵正義曰昂

七星為髦頭畢八星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四夷之尉也星明天下安遠夷人貢失色邊亂畢動主兵法苑珠林初置星宿昂為先首形似刺刀次置畢形如立

父雲笈七籤昂星神姓張名弩小衣綠青單衣畢星神姓柔名公孫帶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

姓趣利多姦軌師古曰趣謂意所嚮孔安國傳救之者

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鎧也今古用物不同

其名亦異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水有變冬淫多霧春秋元命包亂而為霧霧陰陽

也氣也釋名曰霧言也氣蒙亂冒物也春夏雨雹大戴禮陽之專氣為雹陰之氣專為霰霰雹者

一氣之化也釋名雹砲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盛咆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

者憂囹圄案奸宄誅有罪莫五日黃與搜同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漢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曰初一曰五行次二

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曰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于律麻

之數而分為一者也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水不曲直大傳一曰貌貌不

肅注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尚書疏木

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鄭注東宮于地為木水直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不而夏多暴風風者水

暢茂多有折槁是為水不曲直

之氣也御覽禮統風萌也養物成功所以八風象八卦也釋名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風放也氣也
放散其音角也益月合其音角注音謂樂器之聲三分羽也濁中民象也春色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鐘律書角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
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大傳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尚書疏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鄭注西宮于地為金金性從形而革人所為器者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為不從革
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釋名辟歷辟折也所歷皆圖雷之狀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左手引連鼓右手椎之春秋震夷伯之廟謂劈麻破之是也霹靂其音商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俗字也秋氣和則商氣調樂記曰商亂則破其臣壞鐘律書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
故應

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大傳三事曰視視尚書疏火外光故視屬火鄭注南宮于地為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亨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元命包陰陽凝為電西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京稌記仲舒曰電其相擊之光也釋名電其音徵也去月合其音徵注三分宮音殄也乍則殄滅也其音徵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云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云徵亂則哀其事勤鐘律書徵社也物盛大而繁社也

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大傳四事曰聽不謀尚書疏水內明故聽屬水鄭注北宮于地為水水性侵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潤是為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釋名雨者羽也如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鳥羽動則散也禮統雨者輔時生養其音羽也一月合其音羽羽注三分商去均徧故謂之雨其音羽也一月合其音羽羽注三分商去水者以其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鐘律書羽字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

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注容當為睿睿通也周禮注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書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尚書

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春秋

包陰陽合而為雷西京雜記董仲舒曰雷其相擊之聲也釋名雷硠也如轉物有所硠雷之聲也

宮也其最濁君之音宮注聲始于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

宮亂則荒其君驕黃鐘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音俱終于六十焉鐘律書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

聲生為四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書儀二曰言書傳

三曰視書傳四曰聽書傳察五曰思書傳心何謂也夫

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官

按他本無者字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

正鐘律書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王者

貌曰恭儼恪恭者敬也言曰從則可從從者可從馬傳

當使視曰明書傳必明者知賢不肖分明黑白也聽曰

聰書傳必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

不容恭作肅書傳必敬從作乂書傳可以治師明作哲書傳

聰作謀書傳所謀必成當容作聖書傳于事無何謂

也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

劉向五行傳記肅敬也內曰恭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

外曰敬鄭注君貌恭則臣禮肅明作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

鄭注君言從則臣職治明作哲哲者知也五行志

哲智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

哲哲者知也五行志

哲智也

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

哲哲者知也

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鄭注君視明則臣照哲哲讀作哲聰作謀

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

矣馬傳上聰則下進其謀鄭注君聽聰則臣進謀容作聖張宴曰容通達以至於聖聖者設

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王者能敬官本按敬他本誤作欲則春氣得故肅官本按一本作肅則春氣得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

於時陰氣為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

生而木可曲直也官本按他本無可字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春行秋政

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原注有南子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夏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

季冬為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

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

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

政二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

政十月不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

政十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

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霜霜十二月失政六

月五穀疾狂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

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為賊故

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爾雅

木謂之榮馬融曰金之性從金從革也人而更可消鑠秋行春政則華

行夏政則喬爾雅上句曰喬如木楸行冬政則落秋失

行夏政則喬爾雅上句曰喬如木楸行冬政則落秋失

政則春大風不解雷不發聲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掩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為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風俗通壯冰曰凍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

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

下於時暑為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

冬行春政官本按春他本誤作夏則蒸行夏政則雷莊子曰陰陽錯行則天地

大絃于是乎有雷有霆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五穀疾枯

郊語第六十五

人之言醜去煙藝文類聚作醜去煙此奇怪非人所意也禍福利害無有奇怪乎鴟羽

去昧原注一作昧按作昧為是文選李音米又慈石取

漢書藝文志茲石取鐵鬼谷子其察言也如磁石之引鍼炮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磁也淮南畢萬術磁頸金取火原注一作頰一作真留青日札石一名磁君

火陽燧金也取金猛無緣者日高三四丈蠶珥絲於室
 持以向日燥艾承之有頃即焦吹之得火蠶珥絲於室
 而絃絕於堂淮南子蠶珥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注老
 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呬或作珥蠶老時絲在身
 中正莫達見于外如弭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
 壯金困應商而已或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呂氏春秋
 有新故相感者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有虧初蕪蕪
 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有虧初蕪蕪
 學記作禾實於野粟郵于倉皆奇怪非人意者也蕪蕪
 生於燕通志蕪蕪曰無姑曰蕪蕪曰姑榆爾雅云莖橘
 枳死於荆周禮攻工橘踰淮而北為枳淮南此十物者
 皆奇而可恠官本按而可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然
 而既已有之矣官本按已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
 從生無有奇恠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孔子

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鄭康成曰大人謂天子諸侯為政者畏聖
 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而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
 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
 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
 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
 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
 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
 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
 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
 如而廢郊禮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

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
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
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
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實也何_{詩考引正}有詩云不愆不忘
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文章者官本按他本
脫文章也以下十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則法猶不知其美譽之
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盧注此下文脫錢云郊
祭篇中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貴者也起當接此處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
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闕然廢之

官本按闕一何其不率由舊章之大音甚也文獻通考
他本作瞻一何其不率由舊章之大音甚也秦始皇既
并天下三年一郊按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
高惠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親郊雍時及渭陽
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常三歲一郊
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不親郊以後間歲
一郊元成如之益西京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太乙皆
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故三代之
禮制至秦漢蕩然禮之大者莫重於郊漢承秦弊廢郊禮董生之論其警漢深矣天者百神之
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
而地神者原注地疑春秋譏之僖三十一年傳何以孔
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
福如周國也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
多福詩攷允多福者非謂人事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
毛作聿

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至於駢孕男者四

官本按蕃他本誤作審孕

他本誤作厚

四產而得八男

官本按八他本誤作人

皆君子俊雄也

論語

周有八士注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疏鄭元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按王伯厚以為文武時人本董子白虎通曰質家積于仲文家積于叔周有八士不積于叔何益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明其無

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為也今秦與周俱得為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為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于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恠者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莫能昭昭明其當也

官本按莫他本誤作其

今切

以為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厯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為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為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

官本附按有疑當作于

嚴于刑罰疾于法令

春秋繁露卷十四終 番禺王國瑞陳慶修鄭權校字

春秋繁露卷十五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郊義第六十六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僖三十一年傳天以祭天也天子四祭於宗廟桓八年注天子四祭所祭莫重於郊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宗廟

因於四時之易官本按易他本誤作房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淮南子是月也日窮於次

以其初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

事成十七年傳然則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傳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者歲首上辛尤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為越喪而行事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躡也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言不

足郊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官本按天

而他本誤作而天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

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

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為天子之號而

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

父盧注此下當按郊祀篇首一段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共一百九十五字移此方昭合

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為天之子而

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

天乃敢為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

敢征伐行子之道也白虎通故論語曰予小子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

家之法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

崇其詩曰芄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

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莪莪髦士攸宜釋文芃芃盛也樸抱木也

酉積也字亦作標弋九反云積木燒也辟此郊辭也其

君也毛半璧曰璋鄭璋璋瓚也莪莪壯也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

毛詩作楫疏方言云楫謂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

索也所以縣擢謂之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

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何遽平原注

殃乎按此下當接四祭篇已受命而王至末此一作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濟濟

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莪莪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詩毛

濟濟辟王章箋云宗廟之祭疏人道宗廟有禋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則此言裸事祭宗廟也今董云郊

辭是與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

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

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者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鄭

康成曰崇侯虎倡紂為無道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

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

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

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得澤未洽者不可

以郊乎

四祭第六十八

桓八年注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

感四時物而思親也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日祠夏日禱秋日嘗冬日蒸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為人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王制春薦韭說文曰一種而久者以四月食麥也王制夏薦麥春秋說題辭麥之為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王制秋薦黍春秋說題辭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水為黍爾雅穀以稷為長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王制冬薦稻春乃能化也江旁多稻故其宜也月令章句十月獲稻九之半夏稻謂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

因地之利

孝經注經常也利物為義孝為百行之首人

義也盧注地之菜茹瓜果一段六十三字與上下文皆不聯接當在四祭篇中因地之利句下舊在下順命篇中莫不昭然之下地之菜茹瓜果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方言然者謂之茹應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

郊祀第六十九

師古曰郊祀祀於郊也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爾雅穀不孰為饑蔬不孰為饑仍饑為薦疏穀不成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為饑連歲不熟曰薦也 靡神

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

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傳上祭

箋從郊而至宗廟瘞天地之神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

射下土官本按土他本誤作上按毛寧丁我躬官本按

誤作乙毛傳丁當也箋莫莫辟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

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

耗敗天下為害曾使宣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

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官本按有此災他本愈恐懼而

謹事天天若不于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為天子官本按

下是家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官本按他

二字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官本按他天之

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

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

川失祭之敘官本按敘他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

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信三十一年傳何以書譏

不食而卑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信三

者獨食而郊卜按信三十一年傳卜郊非禮也注禮

年傳禘而郊卜天子不卜郊疏三卜禮謂是魯禮郊

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閔二年傳吉諦於莊公何以不

譏喪郊以郊可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况他物郊祝曰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

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盧注舊

言而已矣無各得其所以下四句今以大戴禮記公冠
篇及博物志之文訂補與下所云郊祀九句合按博物
志作咸夫不自為言而為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
得其所官本按焉天無尤焉而辭順恭宜可喜也右郊祀
尤也他本作也九句九句者陽數也樂稽耀嘉郊祀之
辭九句九陽數也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
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
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
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
之號稱天子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
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

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德明備也變文以著名題
德以別操又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
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

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民當甚者不得繫

國邑莊十年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皆絕

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閹盜而已官本按謂之他本誤

甚襄二十九年經閹弑吳子餘祭傳閹者何門人也刑人也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

間至賤乎賤者也文十六年傳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

窮諸人大夫相弑稱人賤者窮諸盜注賤者謂士也其尊至德官本按其他巍巍

乎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官本按其他冥冥其無下矣

春秋列序位尊卑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閹且愚

莫不昭然公子慶父罪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為之諱

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

盧注而謂舊本作而諸母之國五字訛誤

今改正閔元年經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

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

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

君穀梁莊元年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君

子大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

之此下似關數字盟是也莊十年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於天

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

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

盧注舊本下有不可四字係衍

文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

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

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瞶是也臣不奉

君父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定三年妾

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

僖八年經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僖公本聘

楚女為媵齊先致其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

也桓十八年經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傳公何以不言及

也注時夫人淫於齊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

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集解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

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

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

本官

無其字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

使其牛口傷

官本按口他本誤作日宣三年經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注譏宣

公養牲不謹敬不潔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

鼯鼠食其角

成七年經鼯鼠食郊牛角

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注鼯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鼯鼠食郊牛角書又

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

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

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

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

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

官本按唯他本誤作爲

臣殺

君子殺父

殺皆當作弑

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

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

也况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

宣違聖人之言

官本按違他本誤作爲

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

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

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張湯昧死言曰

盧注舊本有日字古文苑無史記張湯者杜人也爲廷尉正義

曰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春秋元命包王者置廷尉讞疑刑官之平下之信也尉者尉

民心撫其實也故立字士垂一人詰屈折著為廷示戴
尸首以寸者為言寸度治法數之分示惟尸稽于寸舍
則法有分故為尉示與寸尸臣湯承制蔡邕曰羣臣有所奏請尚書
古者上下共稱之至秦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
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
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郊特牲郊之用辛周之
言自新絜也鄭元曰用辛日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
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
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宗廟之牛握王制注握謂長不出膚賓
客之牛尺盧注古文苑三句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
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質純也文十三年傳周公用白牲注白

牲殷牲也於郊故謂之郊周禮鄭宣三年傳帝牲在滌三月
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也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
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
以充其天牲帝皇天大帝在北辰牲貴肥潔而不貪其
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大也郊特牲注犢者誠慤未有
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
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孔疏小馬之駒小牛之犢
豕則莫如令食其母便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
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駢剛文十
傳魯公用駢剛注駢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文十三年傳羣公不毛注不毛不純色周公
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隱三年傳
注大毀成王幼官本按幼他本誤作立元命包文王造
壤之辭成王幼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總

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禩祿之中尚書大傳成王之幼云在

曰禩祿織縷為之廣八寸禩祿注縛兒被也博物志

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

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

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

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文十三年注白牲殷

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

為差攻工注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牲此用先王之禮按

周天子純赤魯公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

赤脊故不同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

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

天道盧注二字脫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

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官本按臣他魯郊

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文十三年

也尚赤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

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爾雅舒鳧鶩舍人注鳧家

野鴨為鳧家鴨為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臣聞

已如瀟曰漢儀注飲飛具增繳以射戶雁給祭祀

孔子入太廟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每事問慎

之至也陛下祭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

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躬親齋戒沐浴以承

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

太廟不亦不稱乎稱讀如稱物平施之稱漢書郊祀志

自天地大宗下至諸水鬼邪凡千七

春秋經傳卷十五

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

臣犬馬齒衰賜骸骨官本按他脫賜字伏陋巷官本按他本無巷字陛下

幸使九卿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大司農九曰少府問以朝廷之事董仲舒傳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

府是為九卿也張湯就其家而問之獨斷朝廷者不敢斥君故曰朝廷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

廷者不敢斥君故曰朝廷始皇本紀令為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奉大對對謂對大

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書詔告奉大對對謂對大

也問首也臣仲舒昧死以聞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

春秋繁露卷十五終

番禺王國瑞陳慶修鄭權校字

春秋繁露卷十六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執贄第七十二

史記正義摯音至摯執也鄭元云摯之言至所以自致也

凡執贄天子用暘按暘音暢說苑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

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公侯用玉曲禮疏公侯

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卿職在盡忠率下不可黨也大

也用璧卿用羔大夫用雁白虎通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

夫以雁為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雁乃有類

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

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淑然有行

列之治官本按淑他本作倣故大夫以為贄官本按他本無為字羔有角而

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

義者羔食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

祥與盧注羔有角者之上舊本有類其天者天之道任

七字係衍文又後漢書章懷注所引類好仁者無好字

殺之不諦作不嗥必跪而受之無而受之三字按諦與

諦同荀子禮論篇哭泣諦號楊倞注引管子豕人立而

說文羊祥也故卿以為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

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

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

玉至清而不蔽其惡按清王本作新莊二十四年注

有瑕穢廣雅云瑕裂穢也鄭元曰瑕玉之病也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

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

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禮記

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

也廉而不剝義也淮南子曰故玉在山而草木潤高誘

注玉陽中之陰也堅而不磨官本按磨與硯同過而不

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官本按

作燒潔白如素而不受污玉類備者故公侯以

為贄白虎通公侯以玉為贄者玉取其暘有似於聖人者

純仁滄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為德音發於事

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暘亦取百香之心

獨末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暘於天白虎通王度記

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天子以鬯其滄粹無擇與

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

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山則寵從嶠崔嵬嶠

上林賦注嶠從崔嵬皆高峻貌嶠力孔切從音總南都賦

注嶠嶠山石崔嵬高而不平也嶠魯偉切山貌

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孔子

曰山川神祇

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

立寶藏殖

官本按殖他本誤作殖說苑夫山嶠

從藁菲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萬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

器用資曲直合

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桴楫

王本楫作桴

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艾

爾雅斫謂之鏹

注鏹也御覽風俗通鎌刀刈葵

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

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

官本按高他本誤作功

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

官本按上他本誤作正

泰其

下大泰音

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

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毛傳節高峻貌巖巖

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俱瞻視也

此之謂也水則源

泉混混汙汙

官本按汙汙他本誤作汙汙盧注古文苑作泣泣

晝夜不竭既似

力者

盧注說苑雜言篇凡既字皆作其

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

下

官本按微他本按微不遺小問既似察者

荀子淖約微達似察循溪谷不

迷

羣經音辨谿山瀆無所通者也

或奏

音走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

山而能清淨

盧注說苑作鄣防而清古文苑山作止

既似知命者不清而

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荀子以出以入就鮮絜似善化赴千仞之壑

釋言云墮壑也入而不疑既似勇者荀子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包成論

語注七物皆因於火官本按火他本誤作大原注因或是困而水獨勝之

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官本按咸得他本誤作感德失之而死既似

有德者荀子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孔子在川上曰蔡邕云

海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通典下有日字

春旱求雨春秋考異郵旱之為言令縣邑官本按令他本誤作合

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山川盧注舊本令民禱社家人祀戶今以通典增改通考後漢制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詣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長官以次行零禮論衡夫零古

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

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

用牲於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

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為位主心事

之為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

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

人事鬼陰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其馨香進

旨酒嘉區區惓惓冀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

人祀戶月令注中霽禮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

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

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戶略于祭宗廟之儀

無伐檀弓吾欲暴巫而

名木無斬山林周禮注積石曰暴巫檀弓注暴之是虐

之也巫能接神亦覲天哀而雨之漢聚庭類聚作庭

書郊祀志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也

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三禮圖雩壇在巳地封禪書為壇開八通之鬼

道索隱曰司馬彪續漢書祭祀方八尺植蒼繒八字林

帛總名禮說合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其神以薦玉宋均注其殷禮三帛謂朱白倉象三正

共工祭之以生魚八元酒具清酒春秋元命包酒旗主上尊酒所以侑神也

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禮運故

元酒在室疏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故謂之元而太古

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周禮酒正變三

酒之物三日清酒注云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說文薄脯膊之屋上从肉尊聲

者以為祝為字据漢書禮儀志注補入祝齋三日服蒼

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日王本誤作由昊天

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膊脯

再拜請雨雨幸大澍自昊天至大澍見春秋漢含滋王本五穀上無生字敬字下有起字

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藝文類聚引繁

露作廣陵女子諸巫無小大皆相聚其郭門外為小壇

以脯酒祭使移市市使門者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

飲食又令吏各往視其夫皆言利即赴雨澍而止又曰

江都相仲舒下內吏承書從事其都問吏家在百里內

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夫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

復使巫相推擇潔淨易教者祭跪祝曰天生五穀以養

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甘羞再拜請雨按自

廣陵女子至祭奉牲禱以甲乙日續漢志月令章句大

跪今繁露所無

謂之建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

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月令鄭注乙之言軌也日

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皆解孚

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為日名焉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

功為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月令疏倉是為小龍七

也

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

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鄭注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為後木生數

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通典後漢行雩禮以求

雨興土龍立土人舞童二侑按以下人物之數悉本五行之數如春為東方屬木木之成數八故人物之數皆八也羣經音辨田嗇夫說文嗇愛濇從來向來者向青東方色也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鑿社

通之於閭外之溝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盧注鑿他本作諸里取五蝦蟇急就篇水蟲科斗蠃蝦蟇顏師古注云蝦蟇一名螿大腹而短脚焦氏易林蝦蟇羣聚從天請雨集聚應時輒雨得其錯置社之中官本按社他本誤作池方八尺國曰停深二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

水曰池安按祝他本誤作祀下同服蒼衣官本按服他拜跪陳祝如初取三

歲雄雞三歲豨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豨字鑑豬專於皆燔之於四通神宇

聲補彼字皆燒豨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

燔之樂稽耀嘉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噪而燔之管子云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詩疏燔者火燒

之名志補之字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

以豬官本按他本酒鹽黍財足世本夙沙氏煮海為鹽師古曰纔取足財

與纜古以茅為席南山經曰菅為席注菅茅屬也毋斷

夏求雨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早乃求雨禱雨而

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令縣邑補縣志以水日家人

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

令民闔邑里南門據禮志補民字王度記置水其外開

里北門補禮志具老豨豬官本按具他本誤作置之

於里北門之外市中官本按中他亦置一豨豬聞彼鼓

聲補彼字皆燒豨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

燔之樂稽耀嘉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噪而燔之管子云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詩疏燔者火燒

之名志補之字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

以豬官本按他本酒鹽黍財足世本夙沙氏煮海為鹽師古曰纔取足財

與纜古以茅為席南山經曰菅為席注菅茅屬也毋斷

夏求雨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早乃求雨禱雨而

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令縣邑補縣志以水日家人

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

祀竈

中雷禮記灶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灶

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一亦既祭徹之更陳鼎

以致福說文周禮以尸如祀戶之禮史記如淳曰祠灶可

為名神字子郭黃衣夜披髮從灶中出知無舉土功更

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市猪肝泥灶令婦孝

大浚井師古曰浚杼治之也音峻釋名井清暴釜於壇

按釜王本誤作金漢禮器杵臼於術掘地為白雜記杵

制度釜受三斛或云五斛術掘地為白雜記杵

以梧注所以擣也漢書刑法志園圍術路注如淳曰術

大道也一切經音義注蒼頡篇邑中道曰術道路也

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據禮志方七尺植赤

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元酒具清酒膊脯祝

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官本附按通志無辭字以丙丁

日鄭注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

為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為日名

焉易曰齊乎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六

異相見乎離各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師古曰鄉其間相去七

尺壯者七人鄭注火生數二成數七皆齋三日服赤衣

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

之間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

尺酒脯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豕豬

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據禮志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釋地大阜曰陵春秋說題辭曰陵

推益厥令縣邑十日壹徙市官本按徙他本誤作於邑

長也

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

通志漢武帝元狩六年旱女子及巫

丈夫不入市世本祝融作市風俗通市特也養贍老少時以不置也亦謂之市井

家人祀中霤

中霤禮記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中霤猶中室也

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為霤云

無興土功聚巫市傍為之結

蓋官本按傍他本誤作傷蓋誤作益

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

神后稷祭之以母肫五

劉庶常曰王本缺母肫二字按今据元本藝文類聚劉昭注及

通典增補元酒具清酒膊脯令各為祝齋三日王本各衣黃

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

鄭注戊之言茂也已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為

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為日名焉為大黃龍一長五丈

居中央又為小龍四

官本按四他本作五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

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

鄭注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

為本意林風俗通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長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宏教也故曰丈夫齋三日服

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官本按他本無老者二字亦齋三日衣黃衣

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間外之溝取蝦蟇盧本無取字池方五

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盧注舊本此下有一段云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己不雨命為黃龍

又為大龍社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者西方沾人北方人舞之其四十八字續漢志注無

之此疑後人隨意附注不得以間雜本書其第十

九日者書第十九日

據禮志無舉火事漢昭帝紀夏旱大

秋暴巫疋至九日

補疋字煎金器家人祀門官本按祀他本作祠

瓚日不得舉火抑陽助陰也

煎金器家人祀門官本按祀他本作祠為四通之

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為四通之

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太昊官本附

作少祭之以桐木魚九按桐王本誤作相初學記淮南

元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羣經音辨白他如春以庚辛

鄭注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

因以為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四

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釋名

鰥愁悒不能寐目恆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皆

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官本按他衣白

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冬儻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祀井官本按祀毋

他本作祠

壅水為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

神元冥五行記顓頊為元冥御覽漢舊儀祠五祀謂五

正日葶收水正日元冥土也木正日勾芒火正日祝融金

行有功者也鄭注月令元冥少皞氏之子曰修日熙為

正祭之以黑狗子六元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

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鄭注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

月為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

央為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

老者六人鄭注水生數一成數六皆齋三日衣黑衣而

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如春四時皆

以水官本附按通為龍必取潔土為之結葢龍成而發

之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犁上邱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王充亂龍篇董仲舒申春秋之零設土龍以招雨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鬣出水雲雨乃至淮南子注湯連旱作土龍以象龍雲從龍故致雨也

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命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

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樂稽耀嘉凡求雨男女欲和而樂盧注此下舊

有神農書又曰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為其早也二十三字按此段亦非本文今改作小字附注於此以備攷神農書舊本脫農字今增旱或作旱誤

止雨第七十五

西京雜記京師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禱祀如求雨法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

玉篇說文曰瀆溝也一日邑中溝

絕道

蓋井禁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

丞令吏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

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按此下各本闕据官本補

八一百八十字王本別以第六王道篇年年之積三日至賢賢也春秋五十字錯簡於此今刪去重複

各衣時衣春倉夏赤秋黃冬黑具豚方言豚豬子也黍鹽美酒財足祭

社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

曰嗟盧注他本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

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

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生五穀以利人

人願止雨敢告於社鼓而無歌釋名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

聲吟咏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

至罷乃止凡止雨之大體女子欲其

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也開陽而閉陰闔水而開

火漢書仲舒治國以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

禁舉火及開北門以朱絲縈社十周

社擊鼓衣朱衣赤幘言罷二十一年甲申朔

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內史中尉循吏傳唯江都相董

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

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歸女子不得至市市

無詣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于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五

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

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意常在於利民

願止雨敢告鼓用牲于社皆壹以辛亥之日書

到即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

尉秩四百石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

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至於社下舖而罷

夫嗇夫職聽訟收賦稅而本誤

作顧西舖音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星亦止

大字○按天星即他本無

天暝言天晴也

祭義第七十六

禮記鄭目錄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也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人賜也宗廟上四時之

所成官本按上他本誤作止鄭注合於天道因四受賜

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

厚無上也春上豆實桓四年注豆祭器名狀如鑑天子

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二三禮圖豆高尺二寸漆

赤中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按

御覽引禮圖豆以夏上尊實秋上柶實說文柶冬上敦

實三禮圖敦有足其形如今酒罇法按聶注舊圖敦受

敦規首上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麵也原注一

夏之所受初也柶實黍也說文柶黍稷方器也廣韻籩

日籩考工疏祭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

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禴貴所初禴也先

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烝烝言眾也奉四時所

受於天者而上之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

君賜則以祭况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

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

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

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官本按他本大禮不

也誤移在此句下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

煩則不敬何允曰在貌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

為恭在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

心為敬

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

察尚書大傳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

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

見見不見之見者官本按他本見不見誤在此句下然後知天命鬼神

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官本

按事他本孔子曰吾不與祭釋文與音預特牲饋食注

作祀下同祭則筮其日矣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

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

至唯有喪故不祭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

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注孔子或出或病不

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

肅敬于心與不祭之同敬養死則敬饗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

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

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毛傳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

也毋常安息按毋王本誤作切靜共爾位共韓詩作恭鄭元曰共古恭字好是

正直毛傳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

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為天下法矣官本按下

他本誤作子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

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鳴

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孔子曰至者焉見春秋緯此之謂

也莊侍郎曰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而皆

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眾辭眾辭可凡而不可

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

也單辭明矣可殊異而不可殊也
故曰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強說

張編修曰此下諸篇多錯簡
缺誤就其明者正之餘不敢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
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
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官本按
字誤移在上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音仲春是也其養於
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音仲秋是也然則天地之
美惡按王本不能成三
字誤移在此句下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
遂其為也是故和官本按他
本無和字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

生官本按他
本無生字北方之所起前官本按他
本無前字而西方和成南

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
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

中者天下之終始也官本按他
本無始字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

也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疏言人君所能致
極中庸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
故萬物得其生育焉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官本按正
他本作止中

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
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

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
陰與陽白虎通謂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
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沒從子也詩疏

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為陰春物得陽而生女則有陰而無陽故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春夏為陽秋物得陰而成男則有陽而無陰故秋士感陰氣而思女也

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仲夏至中仲冬而盛盛極

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俱盛官本按他本無壹字終

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為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

身以全使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極盛不相接官本按極

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

道也天地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壯而後

化官本按牝他本本作托故其化良大戴禮記故男以八月生齒八

八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是故陰陽之會

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下之

大動官本按上他本誤作止皆在日至之後為寒則凝冰裂地為

熱則焦沙爛石師古曰凝堅冰也尸子曰寒凝冰烈地釋名熱熱也如火所燒熱也呂氏春秋

日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淮南子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

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氣之精至於是故天地之化春

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

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越絕書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

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

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

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莖不行是故惟天地

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為不行

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君子法乎其
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
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
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
而必於中中之所為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
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官本按平一作半其氣最良官本按他本下有為
字物之所生也淮南子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
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
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
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誠擇其和者以為大得天
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為

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為不失是故陽之
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
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
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下之太極也日月之
所至而却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
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為功是故時無不時者
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
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
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吾
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

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氣曰裏藏原注二字未詳按裏藏謂藏府也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原注此下疑少五字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為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

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

相鶴經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生大壽不可量初學記引繁露作鶴知夜

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

初學記繁露曰暖似猴大而黑長前臂所以壽八百其氣

也周枹朴子猿壽五百歲則變為櫻格物

總論猿惟通臂輕身故善緣能引氣故壽天氣常下施

於地官本按下他本誤作不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苟不治雖滿不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泰取其眾和高臺多陽

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弗為適中而已矣呂氏春秋

日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蹶多陽則痿不適之患也詩名物疏引作董子云天子之宮右清廟左涼室前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廣室多陰故室適形而止御覽引繁露作廣室多

陰遠天地之和也故聖人弗為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說文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

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宮者中央之音也

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

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

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

秋冬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

冰泮而殺內殺去聲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注殺滅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

內之義風俗通冰解曰泮按初學記注董仲舒論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為陰氣結向春

夏為陰氣去故曰霜與陰俱近與陽遠也天地之氣不

致盛滿不交陰陽白虎通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陰陽交接之時也是故君

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

於不時官本按傷他本誤作儉天井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

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井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

故新牡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中

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內則妾雖老未滿五

十必預五日之御為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白虎通男子六十閉房

何所以補衰也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

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疎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

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

衣食盡尚猶有間氣而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

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

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司馬遷傳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

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故君子閑欲止惡

以平意平意以靜神官本按靜他本靜神以養氣氣多而

治則養身之大者得矣官本按身他本古之道士有言曰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適士不居也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

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和樂者生之外泰也精神

者白虎通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也生之

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况外傷乎忿恤憂恨者官本

憂他本生之傷也也王本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

作憂恤

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平居處虞

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張編修曰此下當接此物獨生至末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

風冬避重溽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食欲常

饑體欲常勞而無常佚居多也師古曰佚與逸同公孫尼子孔子有疾哀公使

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邱春居葛籠夏居密揚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

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家語孔子曰化於陰

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

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

生於木者至金而死淮南子故禾春生秋死注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生於金者

至火而死

淮南子麥秋生夏死注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

春之所生而不得

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

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

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

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薺以冬美

淮南子薺冬生夏死

仲舒雨電對云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

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

都無復陽也但陰氣之極

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

而茶以夏成

按茶盧本作芥

當作茶爾雅茶苦菜月令孟夏云苦菜秀易通卦驗元

圖云苦菜生于寒經冬歷春得夏乃成故知茶字為是

且與薺連文詩曰誰謂茶苦其

甘如薺作芥作芬皆無据也

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

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

爾雅薺實詩其甘如薺淮南子薺冬生仲夏死注薺

水也冬水王而生土王而死廣韻甘菜金匱玉衡經冬

至陽氣在子萬物蟄藏薺麥

之類得冬始生皆非正氣

薺之為言濟與釋名薺濟

相濟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茶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

成也

苦勝暑也

淮南子苦菜秀注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

天無所言而意以物

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

故薺成告之甘茶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是

以至薺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茶成就也天獨所

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

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擇

味之大體各因其時之所美而違天不遠矣

盧注舊本各因二字

誤作冬字之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

獨死舊本此物上有故天下之君五可食者告其味之

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

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官本按如他本其可

食者益食之天為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

天恩州華之間故生宿麥中歲而熟之官本按中他本

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

聖人于五穀最重宿麥漢武紀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

宿麥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曰宿麥汜勝之

書曰凡田六道種麥為首子欲富黃金覆謂曳柴壅麥

根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君子察物之異以

求天意大可見矣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

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失平官本按

誤作欲惡度禮動靜順性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

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大得天地泰官本按他大得天

地泰者官本按他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

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由受於天也是故壽有短長養

有得失及至其未之大卒而必讎於此莫之得離故壽

之為言猶讎也漢書律麻志廣延宣問以考天下之人

雖眾不得不各讎其所生而壽夭於其所自行自行可

久之道者其壽讎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讎

於不久久與不久之情官本按他本脫各讎其平生之

所行今如後至不可得勝官本按今如他本倒故曰壽者讎也然

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

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以天命之

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

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損益者皆

人官本誤夫他本誤作失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

立哉官本按立他本作哀附按似當作豈不哀哉

春秋繁露卷十六終

番禺王國瑞陳慶修鄭權校字

春秋繁露卷十七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天地之行美也

張編修曰此下當接下是以天高至伏節死義再接再難不惜其命至臣之功也

此篇之文止此代四時也是如天之為篇文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

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

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

也見其光所以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

以為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為

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也官本按取他本誤最故貴爵而臣國所

以為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
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
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書臣作朕股肱耳目所以為剛也考事實
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
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天
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
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漢書丁鴻上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強則宰牧縱橫其說本此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為天
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
卑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

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
陽也暴其形所以為忠也著其情所以為信也受其死
官本按死他本作形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
以助化也盧注化舊本誤作位今据下文改正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為人
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
也供設飲食候視疾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
制所以為忠也盧注為忠舊本亦作致養誤今改正竭愚寫情不飾其過
所以為信也盧注為信舊本作為忠誤今据上文改正伏節死義難不惜其
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
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

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為萬物母臣明其職為一國宰
 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
 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其枝葉君危則亡其
 國故為地者務暴其形為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
 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敵
 官本按敵他本誤作遍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
 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
 肢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肺肝脾腎也春秋元命
 包目者肝之使肝者目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
 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為
 張星成于五故人心長五寸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
 上為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主變

化者

如龍蟠虎

竅也親聖近賢若附著也也

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

竅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

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素問云西

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主皮毛呂氏春秋

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用高誘口腠理即脉也百

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流字

形體無所苦也無為

致太平

兔園策注堯時三年耕餘一牛之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年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

食謂之若神氣自通於淵也致黃龍鳳皇若神明之致

玉女芝英也

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成仙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

等也玉符經欲清淨潔白致其芝英當得芝英玉女君

圖玉麻通政經芝英者王者親延耆養有道則生也君

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爲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爲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大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

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

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達者以此見之矣

盧注達舊本作起誤錢據

大典

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

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

劉庶常曰

政與

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

天德者謂之聖人爲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

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

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

五經通義曰在牽牛

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宿外遠人故寒東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

其理一也當喜而

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撥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口口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而已故曰聖人配天

如天之爲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者

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

臨其時

盧注此下舊本衍致上二字今刪

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

清寒暑之至其時而欲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柰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脫

按脫字是校者所注也

天行穀朽寅而秋生麥告除

穢而繼乏也

月令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疏蔡氏云陽氣初胎于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

生也

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

師古曰贍足也

天之生有大經也

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殺極者極吉逆切音戟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力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力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時有殺也官本按地他本作子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

任擬張編修曰此下當接上篇天代四時也鵠冠子注

地之行篇代四時也至末而人之所

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非

其中也官本按非他本誤作兆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

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

其時而欲出也官本按出他本誤作忠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

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

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

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况穢人乎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
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
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
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爲天
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
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
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淖
相動而近一切經音義收孝反蒼頡篇云深泥也字林云濡甚曰淖亦溺也溼也投水相
動而逾遠由原注一作猶此觀之夫物逾淖而逾易變動搖
蕩也王本逾字皆作愈今氣化之淖非直木也而人主以眾動

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不
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
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僻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盧注僻舊
本作災害起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張編
癘誤修曰此下接上篇錯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
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爲故爲惡
愆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
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
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
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

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

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也羣經音辨殺相雜錯也故人氣調和而

天地之化美殺於惡而味敗此易盧注此易下趙疑有見字之物也

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氣官本按氣他本作易

邪正之風是殺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反殺化與運

連也官本按連他本作之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下闕四字之盡

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諶斯詩攷諶韓詩作說文作諶毛作忱

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

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

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

所以觀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義為人主者予奪生殺

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

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天者其道長萬物

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

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

此長天地之間蕩原注闕張編修曰此下仍接下篇末段四海之內至末以蕩四海之內五

字為一句四海之內殺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

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

哉王者亦參而殺之治則以正氣殺天地之化亂則以

邪氣殺天地之化同者相益盧注之化下舊有亂則二字係衍文異者相

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而知本

官本按而他本誤作不

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

未受其治者不能辭其終利者盜之本也

官本按盜他本誤作道下

同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盜之本而欲民之靜

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

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故禮體情而防亂

者也

官本按故他本誤作夫

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

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

官本按情

他本誤作精

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雖持異物性亦然者

故曰內也變變

原注一作情

之變謂之外故雖以情然不為

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積習漸靡物之

微者也其入人不知習忘乃為常然若性

大戴禮孔子少成若性習

貫之為常

不可不察也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則倫得

以諫爭儻靜為宅

盧注儻與嫻同賈子傳職篇道術篇多用此字

以禮義為道

則文德

盧注趙疑德當為得

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

而不以與俗推眾強弗能入蜩蛭濁穢之中

爾雅釋蟲孫注宮中

小蟬也舍人云方語不同三輔以西曰蜩淮南子蟬飲

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文心雕龍蟬蛻穢濁之中史記正

義曰蛻音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

人之心也名者所以別物也張編修曰自名者至復而

也之下親者重疎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略

為篇未莊侍郎曰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

輕詳近略遠詳大略小詳變略常詳正略否文辭不隱

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經通貫原注一作道

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別言禮義名號之由

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

異可以知禮之說矣張編修曰此說禮以發明人道義之意

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

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萬物載名

而生聖人因其象而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

正名以明義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此

物也非失物張編修曰失當作夫夫猶彼也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

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釋文樂音

洛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一云自內曰悅自外曰樂道生

天地之先德道之用也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

萬物謂之德對策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反

春秋繁露卷十七終 番禺王國瑞陳慶修鄭權校字

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注云繁露晁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

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六一先生書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

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
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新安程大昌泰之祕書省書繁露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 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
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
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蕃露清
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 進本通以繁露冠
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
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
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劔之

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朱
雀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節也此
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
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
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
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
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
同爲說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
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
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

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佑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
卷末而定正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
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
皆奇惟非人所意此可謂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
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
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憤
尙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
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緝此時
繁露尙存今遂逸不傳可嘆也已

跋春秋繁露

本傳作蕃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 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
寫本於理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
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
玉杯等各與其言不相關後見尙書公程跋語亦以篇
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
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
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說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
年今編修胡君仲方繁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
庠考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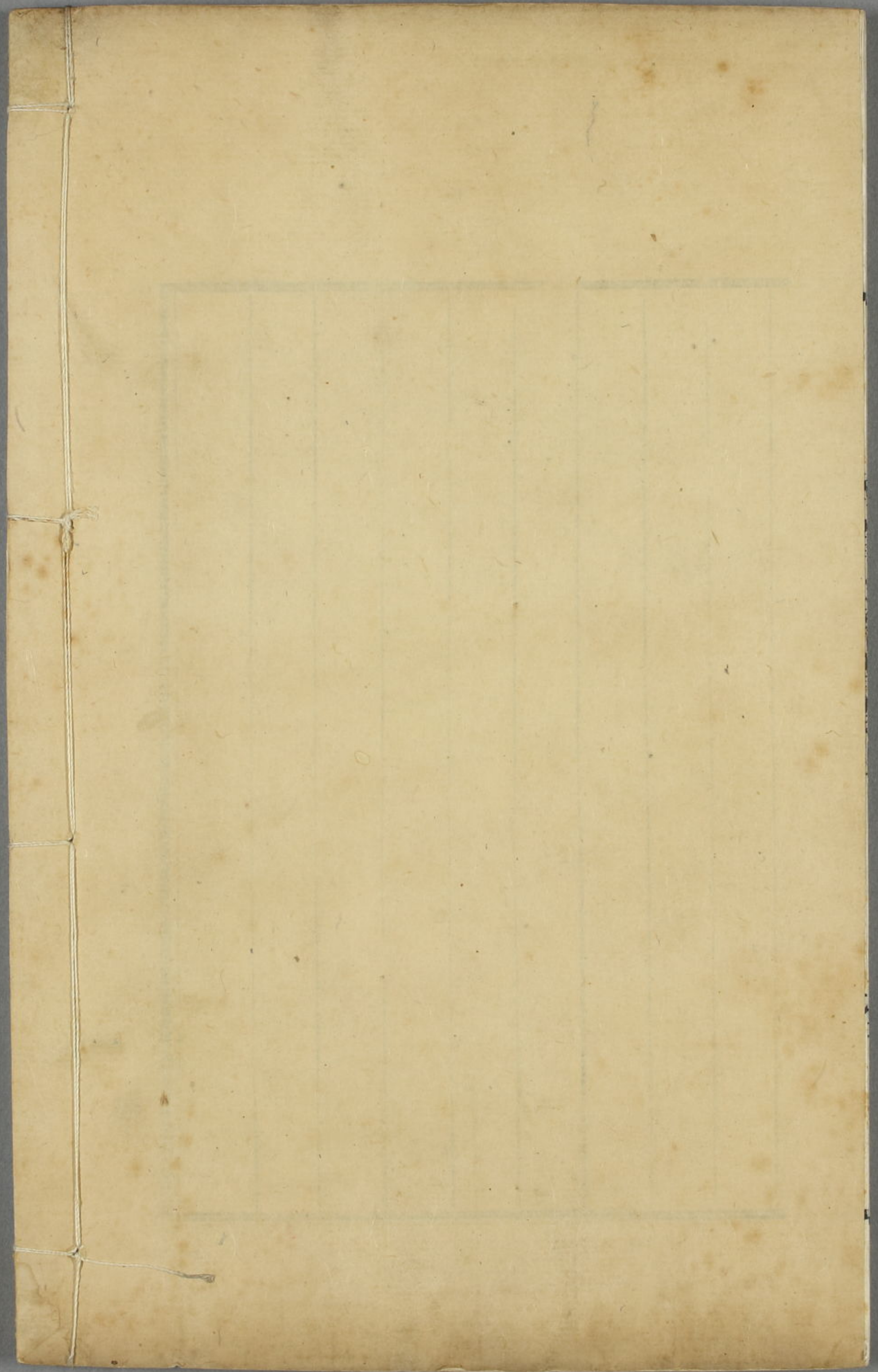
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議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
年 所集仲方塘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

王道通三篇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兩閉諸陽縱諸陰其止兩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訪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眾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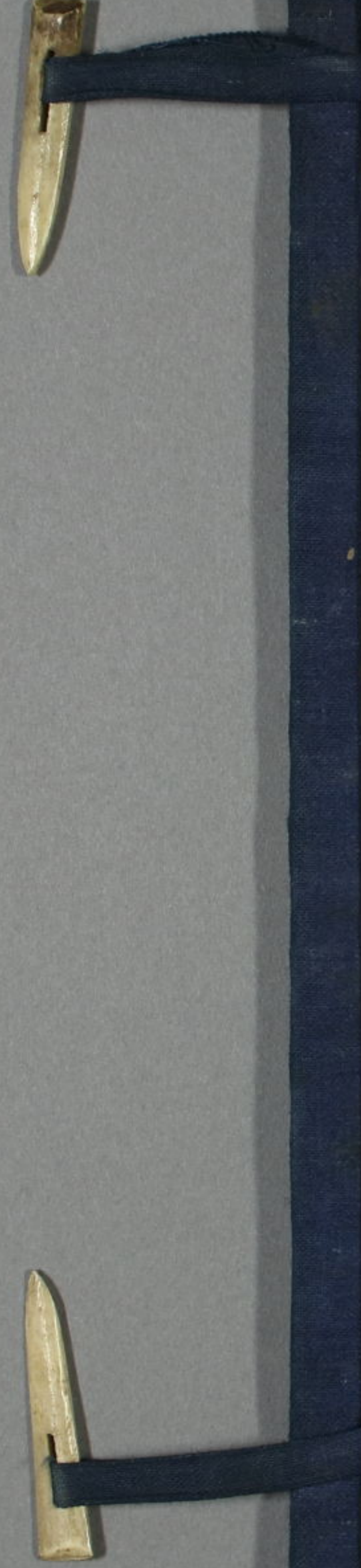
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
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
况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
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
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
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
俟來哲仲方得此猶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
右澮臺長兄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
伏日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渠頃歲刻春秋繁露於萍鄉凡十卷三十七篇雖非

全書然亦人間之所未見故樂與吾黨共之後五年
官中都復從攻媿先生大參樓公得善本凡八十二
篇爲十七卷視隋唐志崇文總目諸家所紀篇卷皆
同唯三篇亡耳先王又手自讎校是正訛舛今遂爲
全書乃錄本屬 祕閣兄重刊於江右之計瑩以惠
後學云嘉定辛未四月初吉朝奉郎宗正丞兼權右
司郎官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胡榘書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古經解彙函

□ 12
2890
9-16

古經解彙函

第二函

易緯八種

尚書大傳

韓詩外傳

毛詩陸疏

春秋繁露